

亲生孩儿

巴特勒

按：巴特勒(1947 -)是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，1971 年开始创作科幻小说，主要作品是关于生命繁衍的长篇小说，如“设计者”系列(1976~1984)和《世代交替》(1989)。她极少发表短篇，然而正是那为数不多的短篇为她赢得了奖项。《亲生孩儿》获雨果和星云两大科幻奖就是一例。它以异种生殖为题材，描述人类失去地球后为了在外星球获得外星生物的保护，而不得不成为他们繁殖后代的代母体。叙述者盖恩忍辱接受外星生物的寄生卵，既是他的成长礼仪，也是地球人在外星球上的生存阶段。故事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其内涵超越了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，将怨恨和感激之情水乳交融地倾注在地球人和外星生物的关系之中。巴特勒构思新颖巧妙，笔触细腻情深，主题寓意深刻，人物栩栩如生，令人掩卷之后仍然难以忘怀。

盖托伊是外星特里克生物。她的姐妹给我家送来了两只未受过精的卵蛋。盖托伊让我母亲、兄长和姐妹们分享一只，却定要我独自吃下另一只。母亲不想吃，她端坐一旁，望着孩儿们一个个吃得晃晃悠悠，迷迷糊糊。她大部分时间却凝视着我。

我躺在盖托伊又长又光滑的腹部，不时地吮吸着那只卵蛋，心里纳闷，母亲为什么不愿享受这无害的乐趣？卵蛋能延年益寿，强身健体。父亲对这种补品是来者不拒，所以寿命长了两倍。

他晚年该衰老的时候，才与母亲成婚，生下我们四个。

当盖托伊的几只步足把我紧紧搂住时，母亲转过了脸。盖托伊喜欢我们的体热，所以一有机会就搂紧我们。年幼时，我躺在家里的时间较多，母亲总是教导我，对盖托伊要规规矩矩，恭恭敬敬，唯命是从，因为她是外星政府官员，掌管我们这块地球人保留地，是外星智能生物特里克与人直接接触的最重要代表。她说来就来，径直爬上为她特设的躺椅，召唤我去暖和她的躯体。当我躺在她的怀里，听她像往常一样抱怨我骨瘦如柴时，是不可能对她毕恭毕敬的。

“你好多了。”她这一次说，一边用六七只步足检查我的身体。“你终于胖了些。

瘦是危险的。

“她的检查变得如此轻柔，就像抚摸一般。

“他还是太瘦。”母亲警惕地说。

盖托伊抬起头来，离开躺椅的躯体约有一米长，仿佛打算坐起身来。她双眼盯着母亲，母亲则把老气横秋，布满皱纹的脸转了过去。

“莲，我要你把盖恩剩下的卵蛋吃了。”

母亲默不作声。

在保留地外，煽动盖托伊的特里克比比皆是。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地球人作为他们传宗接代的代母体。

此刻，盖托伊卷起四只步足把我从她的怀里推向地板。“盖恩，去玩吧，”她说，“坐到你姐妹那边去嬉闹吧。你卵蛋吃得最多。莲，过来暖暖我。”

我认为母亲的犹豫是毫无道理的。在我最早的记忆里，她就曾躺在盖托伊的身旁，和她谈论那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。还把我从地板上抱起，放在盖托伊的一个体节上，一边还放声大笑。

那时候，她也享用自己份内的卵蛋。我奇怪她是什么时候，又为什么中断这种嗜好的。

此时，母亲靠着盖托伊躺了下来。盖托伊用左侧的步足把她夹住。虽然夹得不紧，却很牢靠。

我觉得那样躺着总是十分舒服的。可是除姐姐外，家里人对此都感到厌恶。

盖托伊是有意识地夹住母亲的。她略略话动了一下尾巴，规劝地说：“莲，你卵蛋吃得太少轮到你时就该吃些。你现在非常非常需要它。”

盖托伊又摆动了一下尾巴，动作极其敏捷，若不留神注意，根本觉察不到。她这是在蜇母亲裸露着的大腿，还蜇出了一滴血。

也许是冷不防的缘故，母亲惊呼了一声。蜇一下实际上并不痛。她随即叹了口气。

我看得出，她已经肌肉松弛，身体酥软，在盖托伊的怀里赖洋洋地换了个更为舒服的姿势躺着。“你为什么蜇我？”她用半睡半醒的声音问道。

“我再也不忍心看你坐在那儿受罪。”

“你该知道，他现在还是我的儿子，”母亲突然说。“别想从我这儿把他买走。”她以往是决不允许自己说出这种话来的。

“哪能呢，”盖托伊随声附和，一味迁就着她。

“你以为我为了几只卵蛋，为了长命百岁，就会卖了他？卖了我自己的儿子？”

“不会的，”盖托伊说，一边抚摸母亲的肩头，一边拨弄她那长而略显灰白的发丝。

“芒荷，脱掉她的鞋子，”盖托伊说。“我过一会儿再蜇她一下，她就能安然入睡了。”

姐姐唯唯诺诺地站起身来，喝醉了酒似地摇晃着身体。她脱了母亲的鞋子，马上坐回到我的身旁，握住我的手。我们姐弟俩总爱待在一起。

母亲把头靠在盖托伊的胸部，试图从那个糟糕的角度仰视盖托伊那张又宽又圆的脸。

她俩可以说是在一起长大的。盖托伊现在比母亲年长三倍。然而，即使母亲年过故世，她却依然年轻。她和母亲相识时，正处在迅速发育的阶段，处于特里克的青春期，而母亲当时还是幼儿。后来，有一段时间，她们两人以同样的速度发育成长，彼此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友。

盖托伊甚至把她介绍给了那位后来成为我父亲的男子。父母尽管年龄悬殊，却情投意合。

建立了美满的家庭。这时，盖托伊继承家庭传统，投身于政治之中。她和母亲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。在姐姐出生前的某个时候，母亲曾经许下诺言，把自己的一个孩子送给盖托伊。

按规定，母亲不得不给特里克奉献一个子女。那么，与其送给陌生的特里克，还不如送给盖托伊。

光阴流逝，盖托伊四方周游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。当她重又回到我母亲身边要她兑现诺言时，保留地已经属她管辖。她也许以为这是自己辛勤操

劳后受之无愧的报偿。我姐姐对她一见如故，希望自己被选为代母体，但是母亲那时腹中有我，而盖托伊也喜欢选个初生婴儿，亲手将他扶养成成人。据说，我出生3分钟就被盖托伊的许多步足第一次搂在怀里。几天后，我就第一次尝到了卵蛋。

“莲，能站起身来吗？”盖托伊突然问。

“站起来？”母亲诧异地反问：“我觉得自己飘飘然快进梦乡了。”

“等会儿再睡。屋子外面听上去好像出了什么事。”她猛然松开了我的母亲。

母亲觉察出她的语气，及时站起身来，否则准被她摔倒在地板上。盖托伊的九尺之躯从睡椅上迅速爬起，飞也似地穿门而出。她有骨骼——好几条肋骨，一条长长的脊柱，一只脑壳，每个体节上还有4对足骨。然而，当她行动时，却转身自如，扑跳凶猛。她看上去仿佛没有骨头，而是像水生动物，嬉水似地在空中游荡。我就爱看她动若脱兔的模样。

我撇下姐姐，尾随盖托伊出了房门，但是我的脚步有点踉跄。

曾几何时，特里克只把地球人当作实惠的热血大动物，把我们男男女女关在一起，只给我们吃卵蛋。那么一来，不论我们如何克制，他们迟早会获得我们的下一代，还算幸运，这种情况持续不久。几代之后，我们不再是实惠的大动物了。

“盖思，把门敞开。”盖托伊说。“叫家里人别出来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我问。

“是个代母体。”

我畏畏缩缩地靠在门上。“上这儿？就一个？”

“我捉摸他是想找电话亭。”盖托伊抱着那男子从我面前走过。他已经失去了知觉，像一件对折的外衣挂在她的步足上。他看上去还年青，也许和我哥哥同龄，但他不该那么瘦，简直瘦到了盖托伊说的危险程度。

“盖恩，去电话亭。”她说。她把那男子安置在地板上，开始脱掉他的衣服。

“叫阿贵去吧”，我对她说。“我留下，也许能帮点什么忙。”

她的步足又开始忙碌起来，拎起那男子，把他的衬衣撩起蒙住了他的头。“你不要看，”她说。“怪吓人的。”我不能用他那位特里克的方式救他。

她看了看我哥哥。他老成、高大而强壮，留在这里肯定更帮得了忙。可他现在背靠墙壁坐着，两眼呆呆地盯着地板上的男子，毫不掩饰内心的恐惧和反感。盖托伊心里明白，阿贵是帮不上忙的。

“阿贵，快去！”她说。

他二话不说就站了起来，稍微摇晃了一下就站稳了脚跟。他心里害怕，头脑却清醒。

“这位男子名叫布拉姆·洛马斯，”她一边念着那人的臂章，一边告诉阿贵，我不无同情地用手指抚摸自己的臂章。“他需要名叫库特吉夫的特里克的救护。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“布拉姆·洛马斯；库特吉夫，”哥哥说。“我这就去打电话。”他绕过洛马斯的身体，奔出了房门。

洛马斯苏醒过来，起初只是呻吟，痉挛地抓着盖托伊的一对步足。妹妹终于从吃卵蛋后的幻梦里清醒过来，凑近来望望这位男子。母亲把她拖了回来。

盖托伊一边用两只步足夹住洛马斯，一边脱去他的鞋子和短衬裤。除了最后面的几只，她的步足都是灵巧的。

“盖恩，这一回不可讨价还价了。”她说。

我挺起了胸脯。“叫我干什么？”

“去宰头牲口，至少要有你一半大小。”

“宰？可我从来——”她尾巴一扫，就把我摔到了屋子的另一端。不管她是否伸出蜇刺，那条尾巴就是厉害的武器。

我爬起身来，意识到不听警告的愚蠢，立刻走进了厨房。母亲养着些地球上带来的家畜作美餐，也有成千头外星牲畜取皮毛。盖托伊想必喜欢外星牲口，也许要一头阿奇蹄。

我去了屋角的斗室，斗室背后有根水管。那根旧水管现在可以转动，前半截可以滑到后半截，里面可以藏杆枪。我们并非只有一支枪，但用这一支最为方便。我不得不用它来射杀一头最大的阿奇蹄。事后，盖托伊也许会没收这支枪，因为保留地内有枪支是违禁的。

我到畜栏前，朝找见的最大一头阿奇蹄开了枪。是头配种雄性，还挺英俊。可它大小合适，而我又匆匆忙忙。

我把阿奇蹄又长又暖和的躯体搭在肩头，扛着它进了厨房。我把枪藏回了原处。

我转身刚想把阿奇蹄给她送去，却又犹豫起来。好几秒钟，我就呆呆地站在关着的门前，不知为什么突然惶恐不安。我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。以前虽未亲眼目睹，但是盖托伊早就让我看过画和图解。她一定要我在懂事的时候立刻掌握生殖知识，然而我真不想走进那间屋子。

我把阿奇蹄放在盖托伊身旁，还看见洛马斯又一次失去了知觉。屋子里只有盖托伊、洛马斯和我。母亲和姐妹们也许已被支开，这样就不必硬着头皮旁观，我真羡慕他们。

可是母亲在盖托伊夹住阿奇蹄时却又回到了屋里。盖托伊伸出步足的爪子，从咽喉到肛门一划，就剖开了阿奇蹄。她看着我，那时黄色的眼睛一眨不眨。“盖恩，按住这男子的肩头。”

我用惊恐的目光盯着洛马斯，实在是碰都不愿碰他一下，更别说按住他了。但我却又不想参与。

洛马斯呻吟起来，还发出噎住的声音。我真希望他永远昏迷不醒。盖托伊把脸凑近他的脸，这样他的目光就全部集中在她脸上了。

“我蜇你已经够多了，”她告诉他。“剖腹后，再蜇你入睡。你再也不会痛了。”

“求求你，”这男子恳求道：“等一等……”

“洛马斯，等不及了。剖腹后，我立刻蜇你。库特吉夫一到，就会给你鸡蛋吃，治愈你的伤口。一会儿就没事了。”

“库特吉夫！”这男子一边喊叫，一边在我手上挣扎。

“洛马斯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”盖托伊对我使了个眼色，随即将一只爪子按在他的腹部，中间略偏右，就在最后一根肋骨下面。他右侧体内有东西在活动——那细微的似乎是随意的搏动驱动着他棕色的肌肤，凹凸起伏，反复不定。我终于能看见它的节奏，知道下一次搏动的部位。

盖托伊后半部身体缠住洛马斯的双腿时，她仅用那只爪子按住他。

她剖开了他的腹腔。

划开第一条口子时，他全身一阵挛，差点从我手下挣脱。他那撕心裂肺的尖叫，是我从未听到过的人声。盖托伊似乎充耳不闻，继续加长加深那条口子，时而停下来舔掉一些污血。他的血管收缩起来，对她唾液里的化学成分作出反应，出血减缓了。

我感到自己仿佛助桀为虐，帮她折磨着他，损害着他。我感到恶心，想要呕吐。

她发现了第一条蛭，肥肥的，深红色，里里外外沾满他的血。它已经咬破卵膜，但显然还没有开始噬食它的代母体。在这个阶段，蛭除了母体之外什么肉都会吃。如果任其自然，它就会继续分泌毒素，而正是这种毒素引起洛马斯的恶心和警觉。它终究是要张口吃肉的。待它咬破洛马斯的肌肤，他也就奄奄一息，或者一命呜呼了。

盖托伊小心翼翼地夹起蠕动着的小蛭，观察它，而对那男子凄绝的呻吟不知怎的却置之不理。

突然，那男子失去了知觉。

“好，”盖托伊俯视着他，“我希望地球人能够随意失去知觉。”她真是冷酷无情。

而她夹在爪上的东西……

在这个阶段，蛭是无肢无骨的，长约 15 厘米，粗约 2 厘米，没有视觉，带血而粘滑，像条大蚯蚓。盖托伊将它放入阿奇蹄肚里，它就立刻钻洞穿孔。它将呆在阿奇蹄体内，直到把肉吃光为止。

盖托伊探查着洛马斯的肌体；又发现了两条，其中一条细小而精神，“雄的！”她兴高采烈地说。雄蛭比我命短，要经历种种变态。甚至在它的同胞姐妹长出步足之前，凡它能抓住的东西就要钻孔打洞。在盖托伊夹着它放入阿奇蹄体内的时候，唯有它肆无忌惮地企图咬她。

洛马斯的肌肤里爬出了略为苍白的蠕虫。我赶紧闭上眼睛。这比看见腐烂尸体上的蛆虫更加令人胆颤心惊，比任何画或图解更加令人不寒而栗。

“嘿，还有呢，”盖托伊说，又夹出两条又长又粗的蛭。“盖恩，看来你还得去宰头牲口，你们地球人体内真是什么都寄养。”

在我的一生中，人们总是这样对我说：这是一种分娩法，可靠而必要，是特里克和地球人的共同努力。在此之前，我对此一直深信无疑。我知道，分娩无论如何是痛苦的，流血的。然而这里发生的却是另一回事，更令人毛骨悚然。

盖托伊发现了一条正在咬破卵膜的蛭。卵膜的残余仍然通过自己的管状物、或钩状物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与一根血管相连。这就是蛭依附寄主体内，并吸营养的方法。

它在咬破卵膜之前只是吮血，接着就咬食具有伸展弹性的卵膜，然后唾食寄主的肉体。

盖托伊咬去卵膜，舔净污血。难道她喜欢血腥味？难道童年的旧习非常顽固，或者根本就无法攻掉？

整个分娩过程是不近人情的。我以前从未想到她竟然如此不近人情。

“看来还有一条，”她说。“也许两条。挺不错的一家子。近来，我们能在寄主体内发现一两条蛭活着，就喜出望外了。”她朝我瞅了一眼。“盖恩，出去呕个干净。

乘这个人昏迷不醒的时候去吧。”

我晃晃悠悠，勉强跨出门槛，就在前门那边的一棵树下，我翻肠倒肚，呕得实在呕不出来为止。后来，我站着直打哆嗦，泪如泉涌。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痛哭流涕，但我克制不住。我朝前走去，离家远些就不会被人看见。我闭上眼睛会就看见红色的蠕虫在更红的人肉上爬动。

一辆汽车朝屋子方向开来。除了运送农业设备之外，地球人是不准使用机动车辆的，所以，我知道这一定是阿贵领来洛马斯家的特里克，也许还带了一位地球人医生。我用衬衣擦了擦脸，竭力控制住自己。

“盖恩，”阿贵在汽车停住后喊道。“出了什么事？”他从又低又圆的特里克便车车门里爬了出来。另一位地球人从另一边的车门爬了出来。他没有和我说话，就径直进了屋子。

他是位医生，有他的照料，再吃上几只卵蛋，洛马斯也许能够康复。

“是库特吉夫吗？”我问。

开车的特里克冲出车门，在我面前抬起了半个身躯。她比盖托伊苍白，个儿也矮小——也许是从其他动物代母体肉出生的。从地球人代母体内出生的特里克个儿更加高大，数量也略为多些。

“生了六个”我告诉她，“也许七个。都活着，至少有一只雄的。”

“洛马斯怎么样？”她急切地问。我很欣赏她的问话和她提问时那种关切的声音。

洛马斯最后吐出的几个清楚可辨的正是她的名字。

“活着”，我说。

她二话不说就奔向屋子。

“她有病，”哥哥说，一边望着她匆匆离去。“我找她的。就听到有人劝她，说她病没好”即使有这种事也不该出门。”

我沉默无言。我对特里克一向谦恭有礼。我此时此刻不想对任何人说话。我希望阿贵会进屋——即使不为别的，纯粹出于好奇也该进去看看。

“终于发现了你不愿意知道的事情了吧，嗯？”

我望着他。

“别用她那种目光看我，”他说。“你不是她。你只是她的财产。”

她那种目光，难道我已经能模仿她的神情？

“你在干什么？呕吐了？”他嗅出了气味。“那你现在清楚自己的处境了。”

我从他身边走开。小时候，我和他是亲近的。但他长成青年之后，却变了。我一直不知道究竟出什么事。他对盖托伊开始远而避之，开始逃跑，直到明白已无路可逃。在保留地里无路可逃，在外面更加不行。从此以后，限于享受自己那份送上门来的卵蛋。

并对我格外关心，关心得甚至使我厌烦，而用意是不言而喻的。只要我平安无事，特里克就不会找他的麻烦。

“究竟怎么啦？”他跟在我后面，非要我说个明白。

“我宰了阿奇蹄给蛴螬吃。”

“你不会因为他们吃阿奇蹄才跑出屋子呕吐的。”

“我从来……也没有见过给人开膛剖腹的场面。”这是真的，让他知道这些就够了，其他的事情不能说，不能对他说。

“他说了什么？”阿贵问。“我指的是洛马斯。”

“还会指谁呢？”他喊“库特吉夫”。

阿贵浑身颤抖。“她若对我那么干，我决不会再求助于她。”

“你会的，她蜇你一下就能解除你的痛苦而不伤害寄生于你体内的疥蟥。”

“你以为我会担心他们的死吗？”

不，他当然不会。可是我呢？

“卑鄙！”他深深地抽了一口气。“我亲眼见过他们作的孽。你以为洛马斯这一回够惨的？”

这算不了什么。”

我没有和他争论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。

“我见过他们吃人”他说。

我转身面对着他。“你说谎！”

“我见过他们吃人，”他顿了一下。“那时我还小。我上了哈特蒙德家，后来又赶着回家，半路上，我看见一个地球人和一个特里克。地球人是位代母体。那是山地，所以我能躲在一旁观看。那个特里克因为没有东西可喂疥蟥而不肯给地球人剖腹取子。地球人已经迈不开步子，而附近又没有人家。他疼痛难忍，要特里克杀了他，求她结束他的生命。她终于下了手。割断了他的喉管。爪子就那么一划。我亲眼看见疥蟥咬破他的肌肤出来，又重新钻了进去，继续大吃他的肉体。”

他的话使我眼前重又浮现出洛马斯布满爬动着蠕虫的肌体。“你为什么从前不曾告诉我，”我喃喃地说。

他看上去有点吃惊，仿佛忘记我正在倾听。“不知道”。

“不久以后你就开始逃跑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蠢得很。在保留地里逃，在囚笼里逃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，说出了我早就应该对他说的话。“阿贵，她不会在你身上产卵的。你不必担心。”

“她会的……如果你出了事。”

“不。她会用萱荷，萱荷……也愿意。”如果萱荷那时躲在屋里观看，她会拒绝的。

“他们不用女人，”他轻蔑地说。

“有时也用，”我看他一眼。“事实上，他们倒是喜欢女人。你该听听他们私下里说的话。

他们说，女人体内脂肪多，能够保护疥蟥。但是他们通常利用男人，留下女人繁育人的后代。”

“为他们提供第二代代母体，”他说，语气从轻蔑转愤慨。

“不至于如此吧！”我辩驳道。究竟是不是呢？

“如果是轮到我，我也希望不至于如此。”

“就是不至于如此，”我感到自己像个稚童，在傻乎乎地瞎争。

“盖托伊从那人肚里抠出蠕虫时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”

“那是不该发生的。”

“那总是要发生的。问题是你不该看。就这么回事。本该由他的特里克亲自动手。

她蜇一下，他就会失去知觉，手术也就不至于那么痛苦。可她总得给他剖腹产出疥蟥。

万一她遗留哪怕一条，那条疥蟥也会使他中毒，而且从里到外地吃尽

他的肌体。”

母亲曾经关照过我，对阿贵要尊重，因为他是我的兄长。我走开了，心里恨他，他还是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。他太平无事，而我却不然。我满可以捧他。但是，他若不肯还手，若用轻蔑和怜惜的目光看我，我想我是无法忍受的。

他不让我离去。他的腿比我长，一下就闪到我的前面，反使我觉得自己仿佛跟在他的屁股后面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说。

我继续走着，心里又难受，又气愤。

“听着，你的遭遇也许不会那么惨。盖托伊喜欢你，会谨慎小心的。”

我转回屋子，简直是跑着离开了他。

“她是不是已经利用你了？”他问，毫不费力地赶了上来。“我的意思是，你正是接受卵的年龄。”

她是否——”我揍了他。我不知道自己竟会动手，但我想自己是要杀了他。如果他不比我高大强壮，我想我会杀了他。

他尽力避开我的攻击，只揍了我几拳，但也够多了。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倒下的。

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离去。只要能够摆脱他，受点皮肉之苦也是值得的。

我站起身来，慢慢地走向屋子。屋后间是暗的。厨房里没有人。母亲和姐妹正在卧室里睡觉，或许是假装睡觉罢。

我在母亲的桌旁坐下，等他们静下来。这张桌子已经陈旧，非常光滑。虽然有点笨重，但是手艺却不错，这是父亲死前不久为母亲做的。他的一生中经受过三次。三批卵，三次剖腹，三次愈合。他是怎么经受住的？

我站起身来，从隐藏处取出了枪，然后手握着枪重又坐了下来。枪需要擦洗上油。

我却只给它上了子弹。

“盖思？”

她走在光秃秃的地板上，弄出很多轻微的卡嗒声。每只步是一触地就是一声“卡嗒”。

真是噪声不断。

她来到桌边，上半身伸过桌面，猛地蹿了上去。有时候，她的动作那么平稳，犹如流水一般。

她在桌面中央把身子象座小山一样盘成一团，然后注视着我。

“真糟糕，”她轻轻地说，“你本不该看的。那种情况也是不该发生的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“库特吉夫，现在做母亲了。她的病迟早会要她的命。”她活不到养育自己孩子的那个时候，但是她的姐姐会养他们和洛马斯。她是不会产卵的。每一个特里克家庭只有一个会产卵，会传宗换代。洛马斯对她家的功德，那位姐姐是永远报答不尽的。

“他活得了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不知他是不是还要当代母体？”

我近视着那对黄色的眼睛，却不知道从那儿看出了什么，领悟了什么，

也不知道有多少是纯粹出于自己的想象。“从来没有谁要求过我们，”我说。

“你从来没有要求过来。”

她略略转过头来。“你的脸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关系的。”人的眼睛在黑暗里也许是不会注意到我那哭肿的脸庞。

从窗广射入室内的唯一光亮来自一颗月亮。

“你是用枪打死阿奇蹄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还打算用枪打死我？”

我凝视着她，凝视她在月光下的轮廓，那盘成一团的优美体态。“你觉得地球人的血味道怎样？”

她忽然不作声。

“你算什么？”我低声地问。“对你来说，我们又算什么呢？”

她躲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头搁在最上面的体节上。“没有人比你更加了解我。”她轻轻地说。

“你必须作出抉择。”

“我的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哭肿的，”我对她说。

“什么缘故？”

“阿贵曾经劝我下决心采致行动，但我没听，”我略略提起了枪，使枪杆和我的下巴成对角线。“这至少是我作出的决定。”

“总会这样的。”

“盖托伊，问问我的意见。”

“为我的孩子们的生命？”

她总是这样说。她知道如何对付人，地球人和特里克。但是这次不行。

“我不愿意当寄生动物，”我说。“即使是你的卵。”

她久久未作回答。“我们近来几乎不用寄生动物了。”她说。“你是知道这一点的。”

“你们利用我们。”

“是的。多少年来，我们一直等待你们，教导你们，把我们的家庭和你们的家庭怎样。”

她不安地活动了一下身体。“要知道，对我们来说，你们并非动物。”

我凝视着她，然不作声。

“远在你们祖先到达这里之前，我们曾经利用过的动物在接受卵移植之后就开始大量杀死那些卵，”她轻声说。

“盖思，你是知道这些情况的，由于你们的到来，我们才重新认识了健康和兴旺的意义。

你们的祖先，逃离故土，逃离残杀和奴役他们的同胞，由于我们的缘故，他们才得以幸存。

当他们还在企图将我们当作蠕虫杀死的时候，我们却把他们当人看待，给他们设置了保留地。”

我一听到“蠕虫”两字，就吓得跳了起来。我控制不住自己，她也不得不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

“我明白了，”她心平气和地说。“盖恩，你果真死也不怀我的子女。”

我没有回答。

“我找萱荷好吗？”

“行！”萱荷乐意。让她干吧。她并没有看到洛马斯分娩的情景，她会感到自傲不会惧怕。

盖托伊从桌上一骨碌溜到了地板上，简直把我吓了一跳。

“我今晚就睡在萱荷屋里，”她说。“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晨，我会找个时间通知她的。”

这个变化来得实在太突然。姐姐萱荷对我的养育之恩，几乎和母亲一样深厚。我仍然和她相亲相爱。她不像阿贵。她会既要盖托伊又爱我的。

“盖托伊，等一等，”她回头张望，几乎从地板上抬起了半个身子，然后转身面对着我。“盖恩，这是成人的事。

这是我的生活，我的家庭！”

“但萱荷是我的姐姐。”

“我这是按你的要求。我已经问过你！”

“但——”“让萱荷来做更方便。她也一直期望自己身怀六甲。”

但那是指地球人的小生命，地球人的后代。他们有朝一日会吮吸她的乳汁。而不是她血管里的血。

我摇了摇头。“盖托伊，别去找她。”我不是阿贵，但我看来可以毫不费力地变得像他那样，可以拿萱荷当我的替死鬼。知道那腥红的蠕虫在她的肌体而不是在我的肌体里生长，岂不更加令人心安理得？

“别去找她，”我重申了一下。

她呆呆地望着我，一动也不动。

我避开她的视线，然后又转回头来望着她。“我来干。”

我从喉头处垂下了枪。她探身过来要取。

“不，”我对她说。

“这是法令，”她说。

“留给家里人吧。也许有一天他们中间有人会用它来拯救我的性命。”

她抓住了枪杆、但是我却不肯放手。我被她拉得站在她的上面。

“把枪留在这儿！”我重复了一声。如果我们不是你们的动物，如果这是成人的事。

你就该冒这个险。盖托伊，与一位合作者打交道是要冒点险的对她来说，从枪上松手显然是难以忍受的。她一阵战栗，还发出苦恼的嘶嘶声。我想她是害怕了。她活了那么大岁数，枪害人的事也见得多了。现在，她的孩子和这杆枪将都在这同一间屋里。她还不知道我们另外还藏有枪。在这场争论中，那些枪无关紧要。

“我今晚就要排出第一颗卵，”她在我收拾枪时说。盖恩，听见了没有？

为什么家里其他的人只能分离一只卵蛋，而我却能独吞一只呢？为什么母亲总是恋恋不舍地望着我，仿佛我要离她而去，去到她再也找不到的地方？难道盖托伊以为我仍然蒙在鼓里？

“听到了。”

“走吧！”我由她推出厨房，在她前面走向我的卧室。她声音里那里种突如其来的紧迫感听上去倒是真的。你今晚本来要找萱荷排卵的！我指责她说。

“我今晚必须找个排卵。”

尽管她急不可待，我还是收住了脚，挡住她的去路。“你不在乎找谁的吗？”

她从我身边溜过，进了我的卧室。我发现她正躺在我们合用的睡椅上等我。在萱荷的房间里，她是找不到像样的东西来派这种用处的，只能在地板上对她排卵。让她去找萱荷的念头此刻在我心头引起另外一种烦恼。我突然生气来。

然而，我还是脱去衣服，躺在她的身旁，我知道该做什么，该期待什么。这种事我听了一辈子。我感觉到了那熟悉的一蜇，麻醉性的，略带快感。然后是排卵器育日的探索。穿刺不费力，无痛感。非常从容地过入我的肌体。

“你不在乎吗？”我问“对我排卵你不在乎吗？”

她一阵缄默之后终于说，“盖恩，今晚作出抉择的是你。我自己早已作了选择。”

“你真会去找蒙荷吗？”

“会的，我怎么能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个仇恨他们的人去照料呢？”

“这不是仇恨。”

“我知道是什么。”

“我是因为害怕。”

一阵静默。

“我现在仍然害怕，”我此时此地是能对她承认这一点的。

“那么你来到我的身旁是当使萱荷免受痛苦。”

“是的。”我把额头靠着她的身体凉快光滑，柔软得令人难以置信，“也是为了守在你的身边，”我说。这是真心话，我虽然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，但这是真心话。

她满意地轻轻哼了一声。“我简直不能相信信息竟然对你产生这样的误解，”她说。

“我早就选中了你，而且深信你长大之后也会选中我。”

“我早就但是”“洛马斯。”

“是的”“地球人看到分娩的情景，没有一个感到好受。阿贵也曾见过一次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应该保护地球人，不让他们去旁观。”

我不喜欢这种口气，也坏这是否可能，“问题不在保护，”我说。“而在展示，让我们在儿童时期就观看，不只一次地观看，盖托伊，地球人从未看过一次平平安安的分娩。”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代母体痛苦，恐怖，甚至死亡。

她低头望着我“这只能私下说说，私下说说。”

她的语气使我不再坚持。我知道，如果坚持下去，而她万一改变主意，我也许会成为一百的第一个先例。然而，我已经把这种想法印入她的脑海。她可能会对此作进一步的考虑，甚至进行试验。

“我是不会对你开枪的”我说。“不会的。”她是从我父亲的肌体里取出的。父亲当时正是我观在这个年龄。

“你会的。”她坚持说。

“但不是你。”她站在我们和竿里克之间，起着保护和促进家庭联合的作用。

“你原先会毁了自己吗？”

我谨慎而拘束地翻着身。“会的。我差点儿自杀。那就是阿贵追求的“解

脱”。我怀疑他本人是否知道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没有回答。“你现在要活下去。”

“是的。”爱护她，母亲总是这样说。是要爱护她。

“我健康、年青”她说。“我不会丢下你不管，让你像洛马斯那样孤零零的。特里克寄主，我会关心你的。”

